

社会主义建設總路綫宣傳特輯

打 播 台

(散 文)

东 海 文 艺 出 版 社

出版者說明

这里选有关大跃进散文十一篇，从工业、农业等各条不同战线，反映了我国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干劲，描绘了他们在实现鼓足干劲、力争上游、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中的精神面貌。这些散文短小精悍，生动活泼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，适合扫盲毕业程度以上的工农兵读者阅读。

一九五八·五

目 錄

“打擂台”	富阳东升农业社	謝乃財 (1)
汪老汉看积肥		黃 沐 (6)
三只猪	溫嶺前进农业社	叶去非 (12)
田先生	杭州印染厂	林培炎 (16)
雪夜沸热血	浙江麻紡厂工人	張紀昌 (20)
阿根和鳳英	自由車第一合营处营业員	毛炎清 (26)
小茶店的变迁	富阳东升农业社	謝乃財 (33)
宁宁和他的爸爸		万 千 (38)
半夜积肥		張春元 (42)
訂指标		黃 沐 (51)
再跃进		錢 健 (57)

“打 搗 台”

富阳东升农业社 謝乃財

人，象潮水一样的往里涌，把个会议室給挤得滿滿的，迟来的只好站在門外，漸漸地，連阶台上屋檐下也挤滿了人。

宝成老汉朝里面講台上看，第一眼便看見坐在左边椅子上的李二嫂——这不禁使他倒抽了一口冷气。

“莫非竟有人敢跟‘弼猪溫’‘打搗台’？”

这李二嫂是社里的头号飼养模范。去年她独个兒养了十五头猪，也不知道使了什么法，只只都养得肥胖胖的，象小牛犢一样。当乡人委发給她獎狀的时候，宝成老汉忽然想到了孙悟空曾做过“弼馬溫”这个官，便把这外号改了个字，贈給了她；这七、八成是出于敬仰，可也有那么二、三成的妒嫉。

而今年，她竟养了二十头小猪，又增加了五头，宝成老汉不禁在心里暗暗喝采：“嘿！她这个‘猪擂台’可摆稳了，任誰也打不下她来！”

可现在看来却有人想跟她比，是誰这么不知天高地厚呀？宝成老汉踮起脚尖朝台上看，在李二嫂后边好象还坐着个人，正在跟小虎社長講話，可宝成老汉看不見，因为被李二嫂的身体擋住了視線；而且才踮起脚尖，就被后面涌上来的人挤到了一边——連坐在台上的李二嫂也只看到个头顶了。

突然，小虎社長站了起来，走到台前，沒等他吹响哨子，嘈杂的人声一下子平靜下来了。

“社員們！这是誰呀？”他指了指李二嫂，沒等下面答腔，就紧接着說，“是我們社里有名的‘弼猪溫’。”

“哄”一陣欢笑声。笑声沒停，又突然发出一陣重重的拍掌声。小虎社長一眼扫过去，見宝成老汉也在那里直拍巴掌，这使他感到惊奇：“他老人家也学会时髦啦？”

“几年来，”小虎社長摆了摆手，說下去：“她一直摆穩着这个‘猪擂台’，有誰敢赶她呀？沒有。为什么？都給保守思想迷住啦，只会伸長舌头說人家了不起，光荣……”小虎社長的眼光又禁不住扫向宝成老汉，他看出他适才的兴奋情緒沒有了，臉上有点羞愧的样子。他接着又說下去：“今天可不同啦，就有人敢大胆地赶她啦。这人是誰呀？告訴大家，是第二小队的彩鳳同志，是宝成老汉的兒媳妇呵！”

人們又猛地涌起一陣欢呼声，象騷动的大海一样，久久不能平靜。

宝成老汉簡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：他那老实的媳妇竟敢跟人家头号的养猪模范“打擂台”！这时，他才明白，媳妇为什么連大年初一也不肯回一趟娘家，而整天跑到外面去采野草，有几回，甚至夜里也偷偷趁着月光去西河撈水草，忙得女人家爱打扮的特点也取消了。

一陣“欢迎”声把宝成老汉的思路打断，他又踮起脚尖朝台上看，只見坐在李二

嫂背后的那个人站起来了——嘿！是彩鳳，就是他的好兒媳婦！

彩鳳低着头，臉漲得緋紅，染滿野草汁的兩手，一股勁地捻着衣角。



彩鳳低着头，臉漲得緋紅

宝成老汉比彩鳳还着急，他恨不得能替她講話。

彩鳳終於抬起頭來說話了。宝成老汉也不由自主地隨着她的聲調，得意地砸起嘴巴來。

“社員們，我不會說，我講不好。”彩鳳的聲音有些顫抖，“我就說說自己怎麼敢跟李二嫂挑戰的。老實說，開始我是前怕狼後怕虎的：怕自己沒本事，怕養不好二十五頭豬。後來，小虎社長再三幫助我，讓我懂得了事在人為的道理；李二嫂也答應幫助我。是呀，李二嫂能養得好，我為什麼不能？再說，還有她先進經驗作指導，我相信一定能！……”

彩鳳的話聲停了，她自己也不知道說了多少時間，她只感到自己要說的話全說完了。

突然，有人出其不意地、大聲地叫了聲：“一定能！”小虎社長聽出，這聲音是從宝成老汉那邊傳來的。

下午，社里又出了一件振奮人心的新聞：宝成老汉率領了他的老將突擊隊，和青年突擊隊“打擂台”了。

汪老汉看积肥

黃 沐

天還沒亮，汪老汉就急急上路了。

昨天，他这个积肥委員去鎮上买肥田粉，无意間听到別人說：“今年高溪社的积肥，和楊山社比起来，真是毛筍比竹——差一杆子呢！”这話可把个汪老汉气得火辣辣的。因为他在的社——高溪社，历来在积肥上是远近聞名的，今年大跃进，自然也是一馬当先，前些日子乡里还表揚过他这个积肥委員呢。然而現在竟有人說这样的話，当时他差点沒揪住那說話的人，責問他干嗎三月天放大麦屁，乱下結論！但是汪老汉轉念一想：无风不起浪，也許楊山社真有苗头，倒要提防着別讓人家跃过去。于是他决心第二天趁天亮前，悄悄地去楊山社看个究竟。

因为夜晚下过雨，路滑难走，直到天快

大亮时，汪老汉才走到楊山社的地界边。他站住脚，只見在前面几棵老槐树下，摆着黄澄澄地几堆一人来高的堆肥，人沒走近，一股又酸又甜的酵味，直往鼻孔里鑽。他走过去，掀开盖在上面的稻草，伸手一摸，滾燙滾燙的；附耳細听，啞啦啦地正酵得欢。看了这，老汉的心就抖开啦，他想：“楊山社今年真要露角？这肥可比我們的好呀！”但又安慰自己：“說不定这是他們把几堆好的摆在这里装装門面的，我可还得进去看看。”

他这一往里走呀，心可越抖越厉害了：只見在路旁树下，田头地角，尽是堆肥，那样子，就跟小人書上画的“火燒連营七百里”的刘备的兵营一样；那焦灰、羊灰、牆脚泥，更是东一个千斤堆，西一个万斤坑；那田里的塘泥、油泥、牛欄垃圾，猪欄垃圾，多得都快把田填平了。

照理，汪老汉亲眼看了这些，总該服气了吧，但他却还是有点不信服，他想：“打从縣里动員大积肥，才不过二十来天。这中間要修水利，要做秧田，要备耕，还要种洋

芋艿——他們哪来这么多劳动力呀？哼！是啦，准是丢下別的不做，光搞积肥。哼！我可得一杆子撐到底，摸他个透！”

經这么一想后，汪老汉不再怕叫人碰上了，他腰板子挺得笔直地走进村子，想找个人問問。

这时天已大亮，但村子里靜悄悄的沒一点动响，門也都关得紧紧的。汪老汉走了半个村子也沒碰見一个人。这可把他气坏啦，举起拳头就往人家門上敲，嘴里嚷道：“啥个辰光啦！还没日沒夜的睡大觉！”話音剛落，后面有人頂了一句：“啥人沒日沒夜睡大觉呀？”

汪老汉回头一看，原来是八队队長的母亲阿土嬸。她一手挽着个小畚箕，一手拿着根竹片子，畚箕里盛着小半籃子鷄糞。“哦！我当是誰，原来是汪大哥。做啥呀，这么早？”

汪老汉被她这么一頂一問，有点慌乱了，随口撒了个謊作答：“我是来瞧猪秧子的。”話一出口，自覺不对：这里哪来的猪

秧子呀？忙急冲冲补上一句：“阿土在家么？做啥都关着門？”

“早出去罗，沒日沒夜的！”阿土嬸的語气是三分埋怨七分炫耀。

“那么早出去做啥呀？”老汉吃了一惊，越发着慌了。

“还早呐！昨夜都沒回来——做水庫去啦。”

“昨夜沒回来？”老汉更吃惊了。“那，那你的媳妇呢？”他想从她口里了解劳力支配問題。

“剛送飯去。我一个人在家又要喂猪，又要拾粪。”她搖了搖手中的畚箕說。

“咄！这还不够肥一把稻！”老汉輕蔑地說。

“一把稻？”阿土嬸有点生气了，“积少成多，我們这个組这三年来已經拾了二百斤了。”

“你們？你們还有啥組呀？”老汉看她那七十来岁的僵僵的身子，問。

“这是跃进呀！你呀真是個……”她本

来想罵他是个老保守，但想到他是个客人便忍住了。“阿土說，今年粮食一亩要打一千八，叫我們老太婆也組成个組，沒事就拾鷄糞狗糞——是呀，要跃进，就得人人动手呀。”她象突然想起似的，打开門，說：

“进去坐坐哦？”

汪老汉听了这番話后，哪里还有心思进去坐，慌忙推托有事，扭轉身便往回走，心里一叠声地叨念：“嘿，人家男女整劳力干連夜工，就連老太婆也不閑着，难怪肥积得又多又快，嘿！嘿！”

他急急往回走，腦子里边走边盤算：

“大黃山弯子里还有爛泥好挑，黑神庙的牆脚泥也应当篩起来，再有六角坟的垃圾，还有……啊，肥源到处都是。可是劳力呢？”

他又算起劳力来：“整劳力嘛，全社三百三十一，妇女半劳力二百零四……嗯，还有老太婆可以拾鷄糞……对呀！还有兒童呐！”

汪老汉一想起兒童，高兴得差点跳起来。他想全社有七八十个兒童，每人一天拾五斤，清明前全社就可增加肥料好几千斤。想想想

着，心里乐滋滋的，脚步也更輕快了。

当他走到那几棵老槐树旁边的路口时，感到小腹有点脹，便在路边解手，一面对杨山社方面点头晃腦地自言自语起来：

“哈！你們的小孩沒組織起来，这一着，也还得輸給我。”誰知話剛說完，后面有人尖声叫道：“喂！你施肥怎么施到大路上哇！”

汪老汉被这突如其来的叫声嚇了一跳，回头看，是楊山社的几个小孩，每人都提着一畚箕杂糞。他們一晃汪老汉气冲冲地回过头来，便嘻嘻哈哈地跑开了。

文章写到这里帶住。讀者要問汪老汉回去后怎么做？那我可不知道；只好等汪老汉自己来回答了。

三 只 猪

溫嶺前进农业社 叶去非

喜新翻着农业綱要，笑嘻嘻地对爸爸說：“我們再养几只猪怎么样？”他爸爸冷笑道：“你真聪明过头了：市上米皮一角一斤，你养多了，叫你屁股头种大蒜——倒拔！”喜新想不对：要是市上米皮永远一角一斤，难道我們就永远把农业发展綱要看着玩？好吧，不管他答应不答应，把猪买到了再講道理。他就到岳母家，选了上好的三头挑到家里。料不到爸爸竟惱火起来，拍桌打凳的，定要把三只猪給退掉。喜新只得好言好語地劝說：“別慌，猪吃百样草，叫我女人多割些草喂喂，不用怕蝕本！”他女人也忙在公公面前作了草都由她割的保証，这场风浪才算平息了。

过了些日子，乡里召集闖猪人开大会，

会上規定封刀半年——在半年里，凡是选得上可以做猪娘的，一律不閹割。喜新这三头猪，都是耳朵大，屁股圓，腰板闊。这个說“不能閹！”那个也說“閹不得！”喜新可慌了：养了这三头猪，已經肚里灌滿气；如果再做起猪娘来，一窩生十来头，岂不是要养几十只！这可怎么办？想自己研究閹猪的把戏，想想又不能違反乡里規定，做个养猪方面的促退派。这真叫喜新上不得下不得，苦惱透了！

一月拖一月，猪发情了，日叫夜叫，看到人就扑来。喜新又好气又好笑。他对老婆說：“等不得，等不得，女大当嫁，耽誤它还行！我們还是把它們配了吧。”

女人总是心軟，看看猪欄里叫爬挖得不成样，也說配就配吧。

消息在村里傳开：喜新的三头猪，統統配上了。一时跑来几十个社員，只怕买不到，还把定洋都帶來，向喜新預定猪仔。这可把老父看奇了，笑迷迷的說：“世事各別！世事各別！”他是用这几句話来洗刷洗刷过

去自己的凶相。

不曉得什麼緣故，第一頭下胎的母猪，把猪仔一只只都咬死了。眼看那兩頭也快下胎，直把喜新急得昏了頭。這時老父又當着喜新的面斥責：“曉得你要倒拔！看吧！”

喜新又急又難受，便去請教岳母。岳母說：“這是運氣不好。”“什麼運氣不運氣！害我白跑了一趟！”喜新更加懊惱了。

懶洋洋往回走，半路上看到路亭上挂着塊黑板報，憑着自己進過掃盲班，還能看得懂。黑板上的大標題是“向橫街養豬先進戶學習！”里面說到某人養了三十只肉豬和五只母猪。看完後，喜新又感到失望，因為光說些數字，沒有說到辦法。但又想，既然上報，一定有經驗，應該去請教他。于是他立即走了幾十里去找。

果然沒讓喜新失望。那人對喜新說：“豬槽里要多倒些清水，備豬下胎後吃。特別初生第一胎，出血過多，很干渴。它不會說話，就向豬仔吮血解渴。”啊啲！喜新跳得半天高，對那人連連點頭，敬佩地說：“真